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九十七編

言情小說

後不如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後不如歸

目次

一	老婦	十一	突如來
二	爲家	十二	疑團
三	修善寺	十三	戶外
四	晚空	十四	愛子之蔽
五	鴛鴦之偶	十五	復仇
六	命之枝	十六	血淚
七	親心	十七	落花狼藉
	嬌妻	十八	失蹤
	愛迷	十九	偶然
	去婦之陰謀	二十	言外

二十一 痛飲

三十 停車場

二十二 連理之枝

三十一 旅館

二十三 同命之鳥

三十二 海濱之遊

二十四 黑牢

三十三 少女

二十五 親切者

三十四 歡樂之夢

二十六 星光

三十五 男爵邸

二十七 天長節

三十六 葬禮

二十八 村愚

三十七 短銃

二十九 雪夜

三十八 醫院

後不如歸

蘆花先生所著之不如歸。予愛讀百回不厭也。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如冷猿孤雁之叫嘯如波濤風雨之夜驚廢書祇覺心無著感事從教淚也。冰一夕予家庭兒女燈火團圞下細談不如歸。至卷後川島武男之運命。予妻則曰應當獨身以終。予妹則曰是宜更締令妻以謀福祉。相互欸訝莫衷一是。適一友翩然來與予談其生平閱歷。乃如武男將來之結束一繪而出也。感事酸心。記其情節。卽題端曰後之不如歸。是則余愛讀不如歸之嫻嫻餘音也。和鉛砥筆。王後深慚。或恐有礙蘆花先生之傑構也。故爾明記於此。證與先生之作實無何等關連。讀吾書者幸其察之。

(一) 老婦

時也殘暑初退。天氣已涼。約在九月中旬。風颯颯搖庭柯。蟬聲若遠若近。有室如局前一庭。不甚廣。牆角疊石爲山。旁借竹遮爲籬。籬外秋花歷落。大有流雅之致。

一老人年近五十似此家之主。人捧髻沿廊而步。約數巡必憑石几而坐。頻頻送目於籬落以外。抑若盼人之來。而几上置茶具未撤。則又似客纔去。此無何室之左轉出一老婦。年四十二三。似爲其妻。近曰鶴岡頃已去乎。翁曰頃剛去。婦曰渠今云何。翁曰無論云何。渠總不承諾。甚困也。言已。益覺墨墨不快。捫腹而起。婦進膝曰。然則將如何而可耶。翁曰不已。且將申請破產。婦聞言。神情沮喪曰。破產乎。雖然能少待爲愈。否則君將何爲乎。翁曰我殊不知所爲。婦曰曷籌之。翁曰我已籌之熟矣。恐無善法。蓋此時主人意決神寧。胸中若早已有把握。而婦之意緒則不免爲撓亂也。因曰若無善法。豈不大困乎。翁曰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去此四五週年以前。吾已輪指而知有今日矣。今日之困。豈復待言。雖然補苴罅漏。俾自今以往。不爲饑寒人。則已足。已量吾智所能及。吾力所能爲者。吾已疲於奔走矣。鶴岡茲雖得展一月。抑兩月耶。而清帳則決無可望矣。山窮水盡。否極泰來。安知及茲發喪。還有救我者乎。罄吾之所有以奉人。吾與若簡櫛而髮。數米以炊。當亦不爲

餓殍。當此時也。蒼蒼者天。或者眷我鶴岡。諸方債務。若能清理。我再於四通之衢。經營小買賣。與時交易。更起樓臺。未始非計。特眼前辛苦。備嘗汝固難堪。兒女則尤爲可憫耳。天耶。人耶。此其奈何。翁言畢。支頤而坐。意似甚陰沉。而有內斷者。而其妻則殆若冷水澆背。慘無人色。斗然發顫而言曰。雖然。勤苦剝奪。而無成效。獨無法以解脫乎。翁曰。此固恨事。然實無法矣。婦曰。豈終無法乎。四顧人聲闐寂。秋意泱泱。惟落葉簌簌。飄階。婦正欲有言。顧又若防有竊聽者。主人則默有所思。突而言曰。卿言殆指妙子事乎。妻曰。然。翁曰。唉。烏乎可。妻曰。奚爲而不可。耶。翁曰。嘻。我憐之。終不能爲之。妻曰。彼樂與準一爲伉儷。故見爲可憐。歟。然而……翁曰。妙子樂之。此不消說。若爲金錢而犧牲者。我烏忍之。婦曰。若爲妙子計。亦不惡也。彼三浦氏亦有數之資產家也。今日之事。別無他策。但與三浦熟商。則萬事都吉也。老主人嘿然不語。婦尙欲有陳於斯時也。風移動。門外履聲橐橐。似有生客來者。則女奴楨推子扇而入。言有客至。必欲一展。主人隨呈上名刺。則鶴岡又四郎也。

翁遞視婦曰。鶴岡四郎者。其殆鶴岡之子歟。婦曰。或然。翁曰。渠來爲何。吾無由知。之婦曰。渠果爲代表鶴岡而來歟。翁曰。其然。豈其然。總之必與一面。遂對楨子曰。其導客來此楨出。婦亦起而他適。其導進者則一少年。年近二十八。九服裝西式。極眩麗。奪目體態弛弛。意象若有不豫者。尙未進室。卽向主人而罄折。主人曰。彼處狹迫。未適行禮。曷進而坐。客復罄折。請恕。因入就坐而言曰。我爲鶴岡之子。我父屢來拜候。……叙語懃懃。懇懇。備極敬意。目光射入。似有一種忌恨之色。而主人則不留意及此。曰。我卽園部也。君來甚妙。我實對尊府不住。尊翁向纔歸去。君是否。因是事而來。客曰。非也。詞色失措。若甚狼狽者。因復囁嚅。忽接而言曰。今日之來。爲僕之事。欲以重勞長者與家君。實無關連也。主人驚詫曰。果何事耶。客曰。實則……詞斷更囁嚅。不能出口。少頃曰。尊夫人會過不僅一次。若先生却未……數分鐘間。左支右牾。詞語甚遁。惟目數數伺主人顏色。而主人初不審其意也。隨答之曰。我亦頻訪尊翁。但無緣把晤。足下甚以爲悵。若尊名則固已領聞之矣。

言已。嘿然。回顧壁間鐘點。若甚不注意於客者。客曰。今來非他先生。於遠藤君處。曾有所聞乎。主人矍然曰。由遠藤君蓋此時。敍及遠藤君。主人已略會客。悵距茲兩月以前。有遠藤君者來言。鶴岡子欲娶妙子爲妻。主人竟爾忘記。茲遽提及。乃如夢之初覺也。因靦然微笑曰。前事固已領聞矣。客取捲煙吃之。意態徬徨。若甚介介者。曰。彼事如何。主人未及答。客復曰。若欲付何條件者。請言之。僕固無有不可者。由客語恰如買賣者。主人滋不悅。取菸斗納菸吃之。而不敢形於色。但徐答曰。謝君親愛客。以主人之答頗曖昧。極不愜心。因膝前而言曰。吾父今日必有所言。然第就此事與先生熟商。奚而不可。客言愈迫愈緊。主人因變色曰。否。否。無論何條件我俱不欲。遂言之。然不日終當有以覆遠藤君也。客嗒然若喪曰。如是乎。主人曰。此事未可。孟浪僕決不能遽答君也。客曰。先生意固不錯。然事既如是。無論何等委瑣。總望開胸一言。僕當謹聽。主人曰。雖然。此事瑣瑣。必經幾許之熟商。君且少安。以詢之遠藤君爲幸。

二 爲家

日本橋本町三丁目有遠州屋者世以冶金爲業一時之鼎盛大商也其主人名園部定信年約五十歲左右娶妻生子準一先死續娶婦野間氏野間氏來時並挾其前夫女妙子而至此爲園部家庭之略史園部先世雖以貲雄然五傳至定信營業不稱意未及十年所有積遺均已蕩盡持籌仰屋債負如山於是時也其妻適病死由媒妁說合娶野間氏幸野間氏來時挾有資產買賤賣貴賴以支持然而時運乖迕往往事與心違剗肉醫瘡益增其劇債家踵至日苦追呼若鵠岡者特數十人之一人耳借貸與資本不相應取東償西了無一當蓋此數年間其彌縫飾掩苦矣

一子名準一年二十六妙子者野間氏前生之女也方十八歲幼與準一戲言有爲伉儷之約準一以其生母未亡時定信與野間氏已有往還其生母致疾而死深以爲憾故雖妙子之美亦不能動其意猶未成婚適有京橋尾張町同業三浦

之助者富有資產以妙子名噪甚當時有本町美人妙子之譽百計求與結婚且允以擔認遠州屋之債務野間心豔其財因此頗爲所動

下谷中根岸園部住宅之一室內鶴岡又四郎以所請不得當怏怏而去斯時定信獨自叉手而坐神色徬徨若有所思旋起而推戶欲出定信之此室蓋爲先世遺留舉家恆聚於此惟定信與準一則每朝必由此以往商店而不常住者也其妻問之曰客已去乎定信再推戶而入妻曰渠來爲何事乎翁曰惡彼真蠢男也妻曰渠亦言妙子事乎翁曰然此事妾已前聞君何以答翁曰我未有以答之也特彼以債務挾迫我謂我不得不允之耳言已殊憤妻曰然乎翁曰我欲斥之慮以此激怒轉生他變故告由遠藤君復知卿其向遠藤君爲我謝絕妻曰此事固不可不斥絕然絕之則彼之所以對我者且將實行矣翁曰然彼之申請破產且以此子之煽動而實行矣妻曰然則將若何翁曰如卿意更有何法以擺脫乎妻曰此則……更膝前而言曰事已急矣機則方來除允三浦之請則無他術矣翁

曰。唉。此真下策。顧何以慰妙子之心乎。妻曰。雖然。女之重。孰與家。翁曰。是不難知。顧可以救吾家抑亦可以慰妙者。豈無策歟。妻曰。否。否。君爲妙計乎。家若破產。家豈尙可問乎。準一苟陷於困難之境。遇豈復有希望者乎。雖然。此事妾顧已與妙言之矣。翁曰。此事乎。妻曰。然。翁曰。奈何使妙知之。妻曰。又奈何而不言之。翁曰。吾知妙之心矣。當呼妙至。吾將以探妙也。妻曰。若妙不願。奈何。夫曰。是不俟言。妻曰。若然。則後此殊可憐矣。翁曰。何歟。妻曰。若破家以後。妙爲準一所薄待。進退維谷。欲更爲妙謀者。豈不大難。然則瞻前顧後。無陷於凶。苟允三浦之請。則實妙之幸。已翁曰。雖然。嫁與富人。固非大不幸之事。顧於妙之心安乎。妻曰。君若使妙安者。顧有他法乎。翁曰。然則卿將強妙以畀三浦乎。妻曰。強之殊不近理。但君愛之。妾亦何嘗不籌之。熟特無須君之記罣也。翁曰。此別爲一問題耳。惟以整理債務爲條件而遽以許人者。則將來必受其侮。不如勿立條件之爲愈。妻曰。此項妾當爲君任之。幸無懷疑。言畢。逕出。定信。默坐。直送之以目。

(二) 修善寺

伊豆國修善寺溫泉旅宿松本樓上二層一室一婦人手新聞紙而獨坐年十八許容色甚美遠而望之正如天女之姣麗毛嬙先施無足程式暢然新粧之後簪紫奈襯以新流行羅浮蝶色之衣溫乎如瑩曄兮如華卽園部定信養女名妙子所稱本町之第一美人是爲家之故從母氏命許嫁於三浦千之助此則一月以前事也妙子坐久方注意瀏覽報紙忽聞足音蹺然漸近戶外而止迴顧則女奴阿松也阿松曰主人在家乎抑否妙子曰茲方入浴也松曰是矣手持一葉名刺遞妙子曰客有訪者睇其名則鶴岡又四郎也陡然一驚亟曰渠亦來訪我乎松曰否不徒訪夫人也妙曰然則……方凝想間千之助適已出浴妙曰恰好恰好千之助年約三十有奇豐采甚峻儼然一不醜之男子相上樓卽以手巾挂上欄干從容就座妙子卽以渠名刺遞與千之助卽面之曰外有訪者千曰鶴岡又四郎來乎曷延入妙曰可妙旣囑女奴延入來客後心殊搖搖乃對其夫曰渠爲君好

友乎。千曰：否，非摯好也。渠特放債取息一市僧稗子耳。前已到此者屢矣。妙曰：渠諒不久即歸也。請延入外客室一展。何如？千曰：何故？卿或者有不慊於彼乎？彼一閑散人也。既來，當不即歸。因更笑而言曰：卿今還羞澀如曩乎？勿爲是一腴使渠見我二人之親睦亦殊有趣。妙驪然微笑曰：是果何歟？因局局以笑掩其詞。又俯念前事，或且知之矣。復言曰：實則已知之矣。千曰：然乎？何歟？妙曰：故意苛責並欲乘機以顛覆吾家者，卽其人之父也。千曰：然哉。雖然，事已過去矣。爾家今則金甌無缺也。彼何能爲？今過我，且極羨我。顧復仇我乎？談頃，按呼鈴使阿松導入鶴岡。又四郎獵裝，手持十八番之二連銃，首頻頻點舉，止殊佻達。千之助延之入室，主客酬應，既畢，轉而介展妙子。乃徐表歡悅之意曰：枉過甚幸。僕邇方欲奉簡相邀，祇以冗雜未遂。所請殊爲失敬。又四郎曰：是何言歟？僕向者到貴寓探訪，方尊兄近已徙居，所以到此耳。千曰：如是乎？雖然，尊駕辱臨，何幹？又四郎曰：否，否。僕適擬旅游，知尊兄住此，故亦過此。千曰：如此，則君意殆亦獵游已。僕近者到修善寺，恰

巧與足下異床同夢也。邇來僕友過此告僕。以此地爲毛林之藪。掩捕可大快人意。不比東京附近。傾榛倒壑。被人蹂躪之甚。又四郎曰。然則君已計獵游乎。子曰。否。幸容僕打點。當此天凝地閉。風厲霜飛。若足下意同畋游者。則請少留一宿。容僕打點戎裝。以相從也。又四郎曰。能耐瑣瑣者。則幸甚。子曰。若然。則僕當命旅寓主人掃除一室。因起按鈴呼旅主人。

(四) 晚空

閱二三日。千之助與又四郎聚處。既久。兩人情懷。遂如膠漆之粘也。而對於妙子。則殊冷寞。秋風團扇未便棄捐。笑語之歡。何遽減殺。若又四郎則時時以忌刻眼孔竊窺妙子。特不道及前事耳。時居十一月末旬之夕。日色初沈。寒風侵肌。如刺妙子一人。獨自倚欄。熟視晚空之一方。見山外有山。不知其幾重也。黑雲如輪。如馬。又不知其飛何往也。悄悄自念曰。東京其在彼山之背乎。如輪如馬。雲驅何速也。少頃。悵然閉目。還私自念曰。思亦無益矣。此則墜地已定。已準一近聞。已與露。

子結婚矣。思裊裊千絲萬絲。此時髻年兄妹相呼約爲夫婦之準。一其音容笑貌。一若相映於眼簾也者。因又轉念曰。今已無濟矣。思顧何益心口喃喃自問。自答。忽聞背有呼者。又四郎也。妙子恍然若夢之覺。迴轉一顧。則又四郎已立於其左。而問曰。茲緣何事。顧如是凝想乎。妙子曰。不審先生在此失敬。已甚。整衣。又四郎更進而言曰。夫人得勿失驚。三浦君尙未歸乎。妙子亟引身退曰。諾。頃往三島町訪渠。擊友計當晚歸也。又四郎曰。佇立已久。風颼颼不覺冷乎。曷入此室少憩。又四郎言畢。卽以手推扉。延妙子。妙諾旣而念曰。彼何人哉。何爲而憩此。雖然。此於禮數亦殊無礙。妙諾請又四郎先入。又四郎入。捧茶以進。卽對妙子而言曰。暌違未久。不想夫人到三浦君家體態乃與向者大殊。妙曰。然乎。妾顧不自審也。又四郎曰。殊矣。夫人未嫁時則美矣。顧茲則更增一段之美也。妙子頗詫其唐突。失敬然嘿。嘿卒未敢形於色。因答曰。承君讚善。無可致謝。先生殆言之過歟。又四郎曰。僕言非過也。讚夫人者不獨僕一人也。又四郎言愈唐突。妙子頗頗然色駭。然遽爲

變動。又四郎顧斜睨妙子。披其肝膈。而又言曰。三浦夫人妙子者。今享福祚多矣。然僕之缺點。獨不念乎。妙子不置答。但迴眸他視。若爲不聞也者。又四郎又繼而言曰。僕向愚騃。未識人意。雖然爲夫人故。幾欲自殘矣。言至此。妙子咤其不遜。不能再忍。乃急止其言曰。幸勿絮絮若妾今日之身分。實無聽受先生絮絮之理由。幸先生其勿絮絮。又四郎曰。雖然不可言者。僕固不言之矣。自今以往。約爲朋友之交。於夫人身分。豈有影響歟。且僕來久矣。使僕不得一面之緣。傾吐胸臆。夫人之於僕。亦殊酷矣。三浦君與僕。非同時求婚於夫人者乎。夫人知否。雖然。今則已矣。天荒地老。其常諒僕之心。斯可矣。妙子聞言。更危坐。正色嚙之曰。妾實無聽受先生絮絮之理由。若必欲絮絮者。勞先生到外邊。應接室。暫坐。又四郎瞠目凝視。噤不能聲。妙子此時悚然。益禮防。自持以手。自弄戒指。而他顧。又四郎曰。果然乎。僕茲再不絮絮矣。妙子曰。請先生恕我。又四郎再曰。僕今請畢一詞。可乎。僕今實被殺於夫人矣。言畢。退。雖妙子亦憮然爲之動容。

(五) 鴛鴦之偶

天開畫圖。彌望之間。崖紅壁紫。青爲宿霧。白則飛瀑。奇絕之景。令人沉醉。而松本樓庭隅。樹木陰陰。花香襲襲。則尤幽勝。宜人約在石几左方。則有千之助妙子夫婦比肩而立。眞一對好鴛鴦也。不審喃喃作何語。乃千之助則附耳而聽。且言曰。果然乎。吾殊不知鶴岡更有何奇語。妙曰。否。否。渠亦不多言。雖然。妾甚惡之。渠胡不歸。諒當歸矣。千曰。渠殆不卽歸也。妙曰。渠不歸。君還久居此乎。千曰。久居亦殊無礙。顧卿且他徙歟。妙曰。否。千曰。雖然不去。此亦可。顧有礙於彼乎。妙曰。但圖遠彼我二人自妙也。妙言時。千之助莞爾微笑。不答。第以目注妙子。而不他視。妙曰。君爲何歟。千曰。豈有他哉。但笑靨可愛也。妙曰。君勿言。是千曰。但擇僅容二人之處而居。亦大適。吾意妙曰。然乎。不覺嫣然頰暈迷陽城而惑下蔡。千之助曰。卿殊可喜也。卿爲此態。眞可以驅鶴岡矣。鳥用他徙以示弱。妙曰。爲何態乎。千曰。如此斯可矣。千之助遽拂衣起。挽妙子之手。妙子微笑。且惶怖而言曰。設有闕者。妾殊